

腊八豆腐鲜

□宁妍妍

30年前,村里双目失明的换姑招了个安徽的倒插门丈夫。男人比换姑大好多岁,又矮又瘦,说话叽里咕噜,我们一句也听不懂。村里人都叫他蛮子。

那年春节前夕,蛮子给左邻右舍送了一种食物。黄色圆柱体,吃起来又香又有嚼头。而且耐放,放许多天都不会坏。

母亲想学着做,但蛮子说话听不懂,换姑也不知道他说的啥。蛮子见状慌忙从屋里取出一捆竹筒和几个纱布袋子。

蛮子把三大块豆腐,先弄碎,然后放入盐、五香粉、花椒粉,搅拌均匀后,小心地装入细长条的纱布袋子里,用他带的一堆两个半圆型的竹筒,把纱布袋子夹起来,并使劲挤出水分。最后,他把竹筒去掉,纱布袋子变成了圆柱体。他把圆柱体放入大筐箩里,端到太阳下晒。

几天后,母亲打开纱布袋子发现豆腐变成了黄色,而且按着有弹性。母亲拿出一根切片,和白菜炖了,味道鲜香可口。邻居们听

说后,也纷纷去找蛮子。每次蛮子都不推脱,乐呵呵地教。

后来,蛮子会说我们家乡话了,我们这才知道,那些用豆腐做的圆柱体叫腊八豆腐,蛮子的家乡每年腊八都做。

蛮子不光热心,下地干活也从不惜力,还把换姑照顾得很周到。可惜蛮子命短,来我们村的第八个年头,因病去世了。

每到腊八,乡邻们做着蛮子教的腊八豆腐,都会深深地怀念他——辉叔。

腊八我生日

□赵荣霞

去年腊八我过生日的场景,如电影般在脑海中回放。

“腊八到了,也是你的生日,我给你们熬腊八粥。”

母亲已80多岁了,说话做事常迷糊,我的生日她却记得如此清楚。母亲随手把火关小,让粥慢慢地熬着。“年轻人瞌睡多,你再睡会儿,做好了我叫你。”母亲慈爱地把我推到厨房门口,开始和面,准备烙油馍。

我的鼻头酸酸的:“过了今天,又添一岁,我都四十好几了还年轻?咱俩一起烙吧。”

小时候家里穷,过生日时我没喝过腊八粥,又正值学校期末考试,我总是在紧张中度过。长大成家后,离母亲远,自己只顾着创业,到了腊八这一天,虽然母亲会打来电话提醒我熬粥,可我哪里有时间做。自从我家搬进新居,通了暖气后,每年数九寒天,我都会接母亲来住一段时间。这下好了,腊八这天早上,我总能喝到香甜可口的腊八粥。

当全家人坐在一起,美滋滋地喝着香喷喷的腊八粥,吃着热腾腾的油馍时,母亲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朵花。

腊八粥飘香

□晓利

小时候,一到腊八那天,一觉醒来,香溢满屋,空气都是甜丝丝、热腾腾的!我一骨碌爬起来,穿戴整齐,直奔厨房。

那时候,做好腊八粥给村里老人和邻居送一碗已是成文的规矩。妈已盛好粥,我端起红彤彤、黏糊糊的腊八粥,小步子迈得欢。待把这件光荣的大事完成后,我家小方桌上也摆了好几碗不同食材的腊八粥,毛娃家的、狗剩家的……使劲喝,总嫌肚子小。

成家后,每逢腊八的前一天,同事们都会兴奋地讨论如何做腊八粥,我也会给家人做。现在食材更丰富了:大米、大枣、桂圆、花生、红豆、黄豆和冰糖等几十种之多。清晨起床,家人喝一碗香浓的腊八粥,神清气爽,再给家在外地的同事带一些。想象他们喝粥的样子,我都会笑出声来。

难忘腊八粥

□静等花开

又是一年腊八时,我的思绪飞回到30年前——

那年,我上初中,住校。寒冷的冬天,我的手被凛冽的寒风吹开了一道道血口,手指肿胀。上语文课,老师发现我的手被冻伤了。下课后,她把我叫到办公室,端来半盆热水,让我洗手。洗完后,她取出一瓶治冻疮的药水,用棉签蘸了药水,在我的手背上反复涂抹。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后来,她让我每天都到她办公室里洗手、抹药。

我知道,老师是城里人,一个人在此教书。怕给她带来不便,第二天我就没有去。谁知,她竟到教室找我。在她的精心照料下,十几天后,我的冻疮慢慢好了。一天早上,涂完药,她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粥,喜滋滋地说:“今天是腊八,俗语说‘喝了腊八粥,百病都没有’。这是我起早熬制的腊八粥,赶紧趁热喝了吧。”她边说边把碗递到我手中。那一刻,我的眼睛模糊了。泪眼中,再看盛在瓷碗里的腊八粥,各种涨鼓鼓的豆粒儿珠圆玉润,在黏糊糊的稠液中透着亮光,煞是好看。袅袅升腾的热气里弥漫着甜丝丝、香喷喷的味道。我慢慢地喝上一口,甘甜醇香,回味悠长。

后来,语文老师成了我的表嫂,还手把手教会了我熬制腊八粥。现在,她早已退休,每年腊八,她总说我们太忙,精心熬制一大锅腊八粥,叫我们一饱口福。这粥和三十年前的那碗腊八粥一样,又香又甜又暖……

腊八粥味美

□静思

腊月初八,相信很多人脑子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:喝腊八粥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,腊月初八那天,母亲会起个大早,把提前准备好的大米、糯米、花生、红枣、红豆等8种食材,放进锅里小火慢煮……

闻着空气中浓郁的粥香,我一改往日睡懒觉的习惯,一骨碌爬起来,还把弟弟妹妹们都叫了起来。听着锅里咕嘟咕嘟沸腾的声音,看着母亲拿着勺子不停地搅着黏稠的腊八粥,我馋得口水直流。

我一遍遍地问母亲:“好了吗?可以吃了吗?”母亲点着我的额头:“真是小馋猫,拿碗吧!”听到母亲的招呼,我们就把小碗一个个递上。性急的我第一个端起碗,粥太烫,用嘴吹着,顺着碗边大口地吸溜着;小弟用勺子在碗里找花生;小妹美滋滋地嚼着满口生香的花生。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样子,母亲微笑着慈祥地说:“乖,慢点儿,小心烫嘴。”

成家立业后,每年腊八,我们都会接到母亲的电话,让我们回去喝腊八粥。一家人和和美地围在一起享用美食,喝着母亲做的腊八粥,听父亲讲人生故事,不仅闻到了年的味道,而且闻到了亲情的味道。

悠悠腊八情

□王占勤

新年的脚步渐渐近了,节日的帷幕徐徐拉开。红红绿绿大小不等的豆粒,磕碰出一大锅冬日故事。

母亲高高扬起的汤勺,轻轻搅拌着一锅沸沸腾腾的思念。红红绿绿的杂粮粥啊,荡漾着团聚的喜悦,沸腾出美好的期盼。香甜可口的腊八粥啊,酝酿出多少动人的幸福故事。

腊八粥香飘千里万里,呼唤着远方的游子快归故里。归来的念头千丝万缕,返乡的脚步不容迟疑。

母亲纳八味珍馐,熬制出一锅美味。沉积千般的思念,飘散出深情的呼唤。喝一口母亲煮的腊八粥,体味着粥里蕴含的真情和思念。喝一口母亲煮的腊八粥,荡漾开千古不变的回家过年的主旋律。

